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八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

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以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草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

分為百室道散而無根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
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
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
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
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
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
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閒太卜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褁褁除也南收百越

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徐廣曰摓音逢一作逢）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

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左傳曰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

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

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

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

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𠂀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龍龍屬也音決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

其腹下甲龜千歳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决吉凶今髙廟中有龜室藏内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

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譺

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求之三

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

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

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

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

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

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

不利人民與君王者與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

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勑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

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

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因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望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

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黄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黄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求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

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服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怨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

逆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强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强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强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歸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訑音吐和反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

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强暴强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辯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悤悤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

介之蠱置之谿谷故收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强不至故曰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商賈不强不得其贏婦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勢不成大將不强卒不使令侯王不强沒世無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强無不有也

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徐廣曰鐫音子旋反拌音判)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強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无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

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

臣名為左強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用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因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覺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

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強也故云取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

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兵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強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強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

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竝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絶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强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

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强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

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于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没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逢門射法也禹名為辨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無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

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

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固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陳之也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　四月
首仰　足開　肣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
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
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
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
為祖徐廣曰一作視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
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

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黄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有竈也）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葥（徐廣曰音策）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

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
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
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
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
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
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
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

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擊盗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盗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盗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

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手仰有外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

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强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内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自橋不得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

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横吉　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

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閒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

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内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

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鬬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鬬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

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熟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内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橋以占病占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
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
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

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

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
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
病甚不瘳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
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閗盜來來徙官
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
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
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
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閗盜來來

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

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
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
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
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閒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
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
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
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

行行來鬬言不來擊盜勝鬬盜來不來從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鬬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胕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鬬盜來來從官不從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

不見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

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

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

過盜鬬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内

外自墯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

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來

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

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

於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有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

喜　此狐狢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揄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

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内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舉外自垂以卜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内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

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高鐃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九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

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

所喜好謡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

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于越范蠡師事之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

者形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

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
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
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
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
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
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盬鹽起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閒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其不復數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

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

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閒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

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晉灼曰懻音慨忮音堅瓚曰懻音慨今以土名强直為懻

中山也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徐廣曰羠音兕一音因几反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也民俗懁急徐廣曰懁急也音絹一作懁一作惠也音翾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

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帖張晏曰跕屣也瓚曰躡跟為跕也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

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寛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濵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

賈趙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後儀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湯止於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

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則清刻矜巳諾彭城以東東海吴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吴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河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九江江南徐廣曰髙帝所制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於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

説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徐廣曰鄱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為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一作鄖字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

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羮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遘反除草也）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蓏）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徐廣曰音紫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　駰案應劭曰呰弱也晉灼曰窳病也）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

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駰案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

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徐廣曰騖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臾躡一作跕跕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厚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

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駰案漢書音義曰五

十匹牛蹄角千駰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駰案韋昭曰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

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取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徐廣曰長頸罌漿千甔徐廣曰大罌缶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稾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椽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徐廣曰髤音休漆也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躈千徐廣曰躈苦弔反馬八髎也音料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

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搨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搨音吐合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搨布白疊也漆千斗糱麴鹽豉千瓵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瓵孫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瓵音貽鮐鮆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鮆鮆魚與鮐魚也鯫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鯫音鄒鯫魚也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千貫節駔會徐廣曰駔音祖朗反馬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物貴賤也謂估儈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

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畧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騆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閒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

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漢書音義曰儉嗇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

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爲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

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至此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淑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

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

也徐廣曰洒或作細騸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劒者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九

史記集解卷一百三十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周宣王時

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以傳劒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劒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兼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守郡守也）錯孫靳（徐廣曰一作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

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塟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塟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太史公學天官

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徐廣曰淄川人習道論於黄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黄生好黄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張晏曰謂易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駰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驅案服虔曰土簋用上作此器啜土刑糲粱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剌韋昭曰糲䊪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

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别親踈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纒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

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人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肢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閒云禹入此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鄱音皮鄒鄱薛三縣屬魯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

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徐廣曰紬音抽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駰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公羊春秋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

千字便為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徐廣曰一云差以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謬以千里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

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

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

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爲寇害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

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

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黄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

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鐻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為百姓所悅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

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於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

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已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强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

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

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答應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荊楚夫

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於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經結也權智潛謀幽眛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

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强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别成君生偃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

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

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十人知之及絳戮干戈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

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
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於共嘉威宣能撥
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
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
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
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
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
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難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

八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

厲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
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内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
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塡
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絶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
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
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
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

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偩愛矜功幾獲於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

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

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壤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拋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

安為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君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

走楚者黄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逅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觧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

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内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為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内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

兩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陔下徐廣曰陔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綰絶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

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禮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

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已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

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筰之君請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

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説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

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内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顔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

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

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𢎞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掌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

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李奇曰六蓺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衎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

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漢書音義曰十篇闕有録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史記集解卷一百三十